

小品圣手在普陀圣境

□ 雒文静 陆佳伟 瞿明刚 / 文 沈汝汝 / 摄

不得不 说，小品圣手张岱（1597~1689?）是真爱普陀圣境——

其《大石佛院》诗云：“余少爱嬉游，名山恣探讨。泰岳既巍峨，补陀复杳渺。”

还有，他的八首五古《观海》诗唯一提到的地名只有“补陀”。

他是“今之江淹”，天才少年，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，有人出了两个上联“画里仙桃摘不下”“荷叶如盘难贮水”，年方六岁的张岱对以“笔中花朵梦将来”“榴花似火不生烟”。

他是世俗明星，说过的一句话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；人无疵不可与交，以其无真气也”，万人传诵，当时如有网络，他必是网红。

他又是长寿老人，跨越明清两代，目睹六个皇帝的死生。

他的上半生是西湖边的纨绔子弟。

《自为墓志铭》：“少为纨绔子弟，极爱繁华。好精舍，好美婢，好婴童，好鲜衣，好美食，好骏马，好华灯，好烟火，好梨园，好鼓吹，好古董，好花鸟。兼以茶淫橘虐，书蠹诗魔。劳碌半生，皆成梦幻。”

他的下半生是避难中的明朝遗老。“年至五十，国破家亡，避迹山居，所存者破床碎几，折鼎病琴，与残书数帙，缺砚一方而已。布衣蔬食，常至断炊。”“叹我家国飘流，水萍山鸟，到处皆成客。”

国家不幸诗家幸，这种大起大落的人生容易造就文史天才。



一、精游普陀 历历在目

1638年，明崇祯十一年，“小品圣手”“著述鸿儒”张岱42岁。

二月初，他与好友秦一生到宁波天童寺访金粟和尚，游阿育王寺，瞻礼舍利，至定海（今镇海）演武场观水操，十六日从招宝山前往普陀山，精游舟山群岛五天四夜，创作了《海志》和《观海》诗。

我们根据《海志》查实张岱游览舟山群岛时间与路线如下：

二月十六，张岱一行在大风中登招宝山，“自辰至未”，即上午七时至下午三时才到达观音阁。那里“周寺有城”，“寺后见海”。再返回舟中，“风大却顺”，于是出海，过了招宝山，出蛟门十里，为三山大洋（今金塘水道），因“山多磁石，舟板有铁”，担心被吸住，所以当晚系船住宿在沙滩。三山，疑为今大、小黄蟒岛与笔架山。“山多磁石”，还能吸船，存疑，恐为误传。

二月十七，“五鼓”，即凌晨三时至五时左右，“潮来岸失”，一片汪洋；“自卯至酉”，即从早晨五时至夜晚七时的时间段，风潮汹涌整个白天，“舟起如簸”，人们晕船僵卧，“面面相觑”；“夜半”，即晚上十一时至次日凌晨一时左右，风停了，月亮半圆，穿衣坐起，欣赏月色。“风顺架帆”，夜渡龙潭、清水洋，过金塘山，后渡过“横水洋”（册子水道），“水向北注，潮从东来”，航路险恶。

二月十八，“五鼓”过“舟山”（一座小山），经青垒头、十六门，这一带“大山四塞”，“诸小山环列如门者，十有六焉”，为“八越尾闾”。

到了沈家门“日高春也”，日头偏西了。此时，“海带渔船鳞集”。渡过莲花洋，“舟急如箭”，“见海外诸山，火焰直竖，如百千骈指合掌念阿弥陀佛拜向补陀者”，疑指朱家尖白山一带花岗岩山体在夕辉中闪耀。

张岱抵达普陀山岛第一天的游览路线是从董其昌“入三摩地”题刻处至梵山一前寺—海印池—永寿桥—太子塔—“山门”——“怀悯亭”。

他在僧舍待了一会儿后，时间还未到哺时（下午三时至五时），步行至法华洞。

这是观音诞辰日的前一天。“钟定”，即晚上九时至十一时左右，张岱应邀感受宿山盛况。

二月十九早上，他想徒步游后寺（护国镇海寺，今法雨寺前身）。但是，叫的竹滑竿未至，便从太子塔南走，渡二小岭，先至普同塔，后至潮音洞。在潮音洞，他看到“吞吐怒潮，作鱼龙吼啸声”的壮观景象，一名和尚说，万历年间“龙风大，吹倒石梁”，菩萨搬去梵音洞，“余不敢笑，作礼而别”。往回走时，竹轿来了，游览千步沙、镇海寺、饥饱岭（今几宝岭），梵音洞。

回程路过茶山，未游，直接到了前寺即今普济寺，目睹“合山斋”：

殿上嚷嚷打“合山斋”。僧五六千人皆跌跏坐，绕殿前后，丹墀上下，栴比如鱼鳞，次第食已。有好事者，界粟梨针线之类，皆来布施，名曰“结缘”。

午饭后（“中食后”），游览西天景区。在盘陀庵听老僧无边谈及创庵与星荒历史。

张岱惊叹西天门“阊闾兼具，宛若人为”，就像人工制造的房门。

他惊叹二龟听法石“肖其情理”，观音洞鹦哥石“飞动如生”。

他坐在磐陀石上，觉得类似家乡的吼山云石。

张岱南望桃花岛、马鞍山（大青山），觉得就像是巨型奇石，不但会被石颠米芾收藏、炫耀，更会被杨次公抢夺而去！

晚上八时左右（“更定”），听到了隆隆炮声，据说是海盗船与带鱼船在厮杀。他在山冈上看到“火光烛天，海水如沸”。原来，渔船闻警撤退到千步沙，十艘船来不及躲避，被海盗船追上，三艘被抢，两艘被焚，数十人遭到砍杀。

二月二十返回，风顺，天还未亮，到了招宝山下。



二、神奇物事 漫漶难辨

张岱还记录了舟山群岛的一些神奇物事，就像陈年题刻一样漫漶难辨——

相思石：用醋浸泡石头，它们就可以移动，如果两块石头隔一段距离，还会向一处移动。

相思石或许就是磁石。

张岱风趣至极地写道：“但不晓当时何见而知石之能移，又何见而知醋之能移石也。无意无义，不可解也。”令人莞尔一笑。

僧抱蛇：洛迦山有守山僧与大蛇同食同眠五十余年的传说。

灌门雷：“梅北”海上巨石下蓬蓬有声就是预示着暴风雨将至，“以食物投之，得稳渡。”

桃花岛：“安期生炼药于此，以墨汁洒石上成桃花，雨过则鲜艳如生。”

美丽的桃花石遍布桃花岛，有人目测认为是蕨类化石，也有一种解释认定为铁锰等矿物质对于花岗岩的渗透。

他提到的“石龙苍白”，已不可考，但

是，小洋山如今有巨石如龙，开辟为石龙景点，而“蓬莱山”有的奇观也不易实证：“中有小屿，如千丈楼台，通明层折。潮水退，人可入游，或云人不可到。隐隐有神仙题墨，漫不可考。”蓬莱或蓬莱山，为岱山古行政名或誉称，只有岱山双合石壁最符合“中有小屿”特点。现在的双合石壁，曾经是独立小岛，现在与岱山本岛相连，石壁作为人工采石场，内部构造符合“千丈楼台”景象，外部环境也符合退潮后“人可入游”的传闻。

张岱关于蓬莱山“中有小屿”的说法来自元代吴莱的考察记录。

他还考察了普陀山的生态现象。他认为，“风雪虐之，木不能寿”，《观海》其八也有表明“山松怯飓风，千年苦不大”。

他还关注了交通工具，香船和唬船是普陀山独特的水上交通工具，通过两者的对比，分析优劣，大力提倡唬船。

三、哲思睿智 诗情真切

张岱《海志》开头提出“补陀以佛著，亦以佛勿尽著也”的观点，并且认同文人可以“以山水作佛事”的看法，最早追求普陀山宗教价值与审美价值的统一。

至补陀而能称说补陀者，百不得一篇。故补陀山水奇绝横绝，而《水经》不之载，舆考不之及，无传人则无传地矣。余至海上，身无长物足以供佛，犹能称说山水，是以山水作佛事也。余曰：“自今以往，山人文士欲供佛而力不能办钱米者，皆得以笔墨从事，盖自张子岱始。”

张岱在《海志》中认为普陀山的审美价值高于“四大名山”：

余谓天下之水，至海则观止，而更有奇峰绝壑，足以副海之奇，四大名山，无出其右。

当时尚无四大佛教名山之说，张岱所说四大名山，只在庐山、峨眉、泰山、衡山、华山、嵩山等山中。

总之，张岱将普陀山与庐山、峨眉、泰山、衡山、华山、嵩山相提并论。

《海志》在末尾提出“山泽通气，形分而性一”的山水美学观，认为泰山“山麓楼层起伏，如波涛汹涌，有水之观焉”，而南海（补陀）则“冰山雪嶺，浪如岳移，有山之观焉”。

《海志》弘扬了崇佛礼佛而不迷信的科学态度：作为深受佛学浸润的文人，他在观察宿山盛况时就反对“炮烙”：“余谓菩萨慈悲，看人炮烙以供养，谁谓大士作如是观！”在潮音洞附近听僧人说观音搬家一事，张岱明显表示不信，差点笑出声来。这个态度显然走出了迷信。

张岱用“世人顽钝”描述人性的蒙昧：“村中夫妇说朝海，便菩萨与俱，偶失足一蹶，谓是菩萨推之，蹶而仆，又谓是菩萨掖之也。至舟中，失篙失楫，纤芥失措，必举以为菩萨祸福之验，故菩萨之赢也如响。”但是他客观承认了佛法的广大：“世人莫斯者囊囊，佛能出之；莫溺者贪淫，佛能除之；王法所不能至者妇女，佛能化之；圣贤所不能及者后世，佛能主之，故佛法大也。”

张岱的《观海》八首，与《海志》有意蕴共通的特色，但是，更倾向于从哲理与科学的意义上探索海洋。

海洋的起源：“望洋无可言，还想生海始”（其一），无法解释，就归因于神：“神功接混茫，四面何起止”。

海洋的体量：“黄河尚有曲，长江尚有里”（其二），海洋体量大到无极，无理，在海洋面前，“北溟有鲲鹏，至此成虫蚁”（其一）“海大素所钦，大至无此理”（其二）面对无法解释的海洋体量，“三教有圣人，低头都不语”（其二）。

海洋的动势：海洋与山体一样以天地为母体，“昔登泰山颠，群山如浪走。今在海中央，浪如山岳陡”（其三），如此巨大的动势，“势大谁收摄？全凭元气吞”（其五）“四塞苍茫气，孤天日夜浮”“浪欲移三岛，烟能冒九州”（其六）。

海洋的变化：“黄河无白日，大海无晓昏。河清犹可俟，海水只一浑。”（其四）——海洋恒定不变，只是湮灭！

海洋的价值：“熬波能出素，炼汞自成铅。应怪木华赋，如何不道盐？”（其七）

海洋的生态：“其八”写道——山松怯飓风，千年苦不大。茁蘂成槎牙，石肤恒露蹀。

昔日到补陀，风来船似簸。此下有蛟龙，榜人戒勿唾。

《观海》写海洋的起源、体量、动势与变化，堪称“大处着眼”，是哲理之思诗；而写到价值与生态，提及泰山、普陀、海盐、海岛小松，又是“小处着手”，也是科学之思。

张岱写有普陀山志，叫《补陀志》，但是散佚不知所踪，也有学者认为就是《海志》。

今日，舟山是国家级新区和自贸试验区，拥有新中国最早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嵎泗列岛与普陀山，还被赋予海鲜之都、舟楫故里、休闲名城、海钓乐园的品牌。

倘若张岱在世，必将激情再记舟山之美。

作者单位：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